

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
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我的白发亲娘

□董攀山

老母亲一辈子都支持我的学习和工作,就是临终时的走,也走得快,走得急,走在节假日里,不过多牵扯我的时间和精力。
母亲是大年初二得的病,得的是急性胰腺炎。送到医院抢救,医生竭尽全力也没能抢救过来,于初四晚七点四十分与世长辞。初五至初七三天办完丧事,初八正常上班,一点儿也没有占用我的工作时间,更没有给儿女留下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的尴尬与无奈。

我知道,这是母亲用她一贯的风格,给儿女尤其是给我的最后的一次无私大爱。

那年,母亲七十六岁。
母亲一生养了我们姐弟6人:5个姐姐和我这个唯一的男孩。在我两岁那年,父亲因病去世二姐不幸夭折,38岁的母亲领着我们姐弟5人开始了艰难的生活。

当时,我们家的生活来源有三:一是参加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挣工分分钱;二是种好分得的几分自留地;三是母亲的辛勤劳作。前两条都不是我们家的优势和长项,一伙孩子,最大的大姐才17岁,其他的一个比一个小,哪能拼得了体力,种得了地?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。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,母亲主要靠自己的两个手艺养家糊口,即炸面泡(一种圆形的油条)和编蒲扇(用蒲草编成的扇子)。把炸好的面泡和编成的蒲扇卖给街坊邻居或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,一斤面泡赚3分钱,一把蒲扇赚5厘钱。利润低,便只好多炸,多编。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就像一部不停歇的机器,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白天到集市上买蒲草,晚上借着月光编蒲扇。常常是我一觉醒来,都东方发白了,她还在“刺啦”、“刺啦”地编个不停。要不就是和姐姐炸面泡,天大早就匆匆忙忙赶到集市

上去卖。正是靠着自己的辛苦劳动,母亲把我们姐弟5人一个个养大成人:4个姐姐先后出嫁;我也上学到了高中毕业,成为我们村当时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之一,并且在整个上学期间从没有欠缴或缓缴过一次学费和书钱。无论平时还是过年过节,在吃上,穿上母亲都决不让我们的姐弟5人次于其他多数人家的孩子。

母亲是一个刚强的人。刚强的母亲唯一的一次求人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。当时,地里的庄稼不是绝产就是产而不收,群众手里没有一粒粮,母亲连炸面泡、编蒲扇的本钱也没有了。4个姐姐饿得奄奄一息,我也脚、手、脸浮肿躺在床上不能动弹。看着快要饿死的孩子,从不求人、母亲顾不得那么多了,她拖着同样浮肿的身躯,第一次找了大队干部和下村了解情况的公社领导,第二天我家便分到了几块棉饼和一篮子醋糟等在当时堪称救命食物。

“不能忘了公家!”母亲时常这样告诫我们。

闺女多、儿子少,使得从旧社会过来的、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母亲愈加重男轻女。用邻居的话说,在我们家,吃先尽着我吃,喝先尽着我喝;有时同样惹母亲生气,对于几个姐姐母亲是真打,而对于我则是将巴掌贴在我身上轻轻地推。

但在重大问题上,母亲决不溺爱与含糊。

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有段时间一度产生了厌学情绪。这天早饭后,我邀了两个要好的同学以给羊割草为名,到村前的河沿上玩了一上午,没去上学。中午回来吃饭时,母亲手攥一把柳树条儿堵在了门口。

“做啥去了?”母亲脸色铁青。
“割草去了!”回答得还很理直气壮。因为经验告诉我,那把柳条儿不过是演戏用的道具,母亲不会

对我怎么样。
“刷!”柳条儿刮风般抽来,我的胳膊上、脊背上即刻道道血痕,疼痛钻心。

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我,哪受过如此的委屈!不但不知狼狈逃窜,还挑衅般往前凑。

“刷!刷!刷!”柳条儿雨点般落下,丝毫没有手软的意思。在场的三姐、四姐见势不妙,一边用身体挡住飞舞的柳条儿,一边拿出刚出锅的两个窝窝头哄我朝学校走去。当我刚刚走到院门口,就听到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我知道,那是打在我身上,疼在她心里!

这顿皮肉教育效果很好。从此,我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,从小学到初中,从初中到高中,始终保持在前三名,并且一直担任班干部。每当我把三好学生的奖状捧到家里时,母亲总是笑呵呵地从攒钱买盐的鸡蛋羹里,挑一个最鲜最大的鸡蛋煮上,然后亲眼看着我吃下。

高中毕业的那年冬天,我要参军入伍了。这时,4个姐姐都已出嫁,剩下我这个老小,唯一的儿子又要远走高飞,母亲难过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。可母亲没有半点儿异样的表情,照样地洗衣、做饭、喂鸡、喂羊。定兵前几天的一个晚上,大队里召开应征入伍人员亲属座谈会,看看有没有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参军走的情况。轮到母亲发言了,她说:“他爹死得早,都是公家把他养大的,叫他给公家出几年力去!”

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,到部队后,我从战士开始,一鼓作气干到团政委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为我那含辛茹苦而又深明大义的母争口气。

客观上讲,母亲是一个弱者。但她从不示弱,总是以强者的面目关心和同情每一个人。有要饭的要上门来,无论多少一定要给人家东西吃的,决不允许我们出言不逊,

逝者档案



姓名:董赵氏
终年:76岁
籍贯:山东定陶
生前身份:革命军属

把人家赶走;遇上夫妻、兄弟、邻里之间有吵嘴打架什么的,她拼命也要把双方拉开;我们姐弟很小的时候,她总是无偿给邻居居家无奶或少奶吃的孩子喂奶,待姐姐们生儿育女时,她仍要求姐姐们这样做。

这里,很有必要提及一下小大娘。

小大娘是我远门的一个地主大爷的小老婆。这并不是我的那个地主大爷多风流奢侈,是因为第一个老婆不生育,便又找了个小的延续香火。正是因为是小老婆,家庭和社会地位低下,小大娘的一生很是凄惨。年轻时不但受公婆丈夫的打骂,还常受大老婆的欺负,比别的劳动妇女多了一重压迫。年老又患了神经病,不犯病时跟正常人一样,一犯病就手舞足蹈,嘴里唱着自编的对现实不满、对领袖不敬的顺口溜。这在“文革”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,为此,她经常遭批斗。怕受连累,其他邻居也不敢接纳她,唯

一敢于接纳她的,就是我的母亲。
正准备上初中,并且还想加入红卫兵的我,一次对母亲说:“娘,别让小大娘到咱家来了中不?同学们说我立场不坚定哩!”

“你知道啥,”母亲勃然大怒,“一个苦老婆子,能看着人家去死!”

品尝过柳条抽打是啥滋味的我,不敢吱声了。

后来,小大娘因“反革命罪”被逮捕。对此,母亲很是不以为然,她不止一次公开或半公开地说小大娘冤枉,并说,小大娘才是真正的穷人,大户人家的闺女谁肯给人家做小老婆,只有穷得没法儿了才走这一步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小大娘得以平反,历史证明了大学不识的母亲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。我想,这并非母亲有什么先见之明,只能证明一点,她对人的爱,是不分尊卑、贵贱,穷富、强弱的。

母亲尽管走得快,走得急,但也不是毫无征兆。在病重之前的一个星期里,母亲就感到身体不适。但我每次动员她去医院,她都坚决地予以拒绝,说庄稼人哪有那么娇贵的,以前有点病不都扛过来了吗。实际上,她是看春节之前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,不愿让我分心。病重不得不去医院时,为时已晚。抢救中,妻子带着10岁的儿子赶到医院探望。见孙子来了,浑身插满输液管的母亲坚持着起身,就像看到小时候的我一样,“小(老家人长辈对晚辈男子的昵称),俺小来了,来,给俺小钱。”边说边抖着手从兜里掏出几张10元的票子,递到孙子的手里。那是我平时给她的零花钱,她一分也不舍得花,全攒起来并把小票换成大票,到年底作为给孙子的压岁钱。

母亲走时很安详,如同睡熟了一样。愿您在九泉之下也一样安详从容,我的白发亲娘!

原来时空可以转换



投稿信箱:
www.3207@163.com

一生所余 唯爱而已

□一万年

这是一个普通的傍晚。母亲和姐姐们在厨房里忙活着,我和爸爸一个斟一个饮,夕阳透过窗棂,照进墙壁的一角,满屋金黄。

铁铲和铁锅摩擦,吱吱呀呀地响个不停,难听至极。恍惚间,却如电光石火一样,好像看到了老屋里那黑暗的锅灶,燃着的不甚明亮的烛。也是这样,一个傍晚,屋子里却黑暗了许多,案板也要更加老旧一些,只有灶下的火光发出的颜色如夕照一样。是谁在边拉着风箱边添加着柴火?是我吗?是我吧,但我懒得去拉风箱;是姐姐们吗?她们必定还要照看着锅里的菜。

屋外,是慢慢袭来的黑暗,数不清的烟囱同时在这个村子上空冒着炊烟,正是鸡鸭上笼的时刻,赶鸭唤鸡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同时也是喂猪的时刻,家家户户的猪圈里同时传出猪崽儿发出的欢快的声音,母亲则满意地看着正在抢食的猪崽儿们。也许我们还正在胡同里“撞拐”,也许正在大队院里和玩伴们旋转着陀螺。无一例外地,我们都几乎同时听到了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。性急的母亲边骂边来拧孩子的耳朵了,必须要回家了。

接下来,是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吃饭的时间了,电灯会亮的,但不很明亮,母亲舀饭,姐姐们端饭,我选一个离父亲远一点的位置坐下。那是一只简陋的小圆桌,红色,低矮,桌上有一道裂缝,有些油腻,在灯下泛着光。吃饭时很少有人说话,偶尔父母会嫌我这顿吃得少。“再舀一小勺吧?”像命令也像哀求。趁我同意的空,会迅速拿起我的碗,盛上一大碗,我立即表示抗议,站起来就要走:“又哄人,不吃了。”

母亲则连忙说:“好吧,好吧,再倒回去。”恋恋不舍地往锅里倒回一点……

这是201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。妻子和女儿去了岳父母家,我独自来到父母家,姐姐们正和母亲蒸馒头。见我回来,父亲赶紧去倒水泡茶。

父亲,母亲,大姐,二姐,我,五口之家,自我记忆之始,一直是这样排列着,每日里睁开双眼看到的人,一起吃饭的人,一起去劳作的人,训斥我也罢,表扬我也罢,总在每个日子里,总是这几个人和我在一起,一下子不知过了多少年。小时竟然以为,这五口之家要永远这样了,这就是家的唯一含义了。

然而,三十几年竟然一下子就这样过去了。姐弟三人陆续结婚生子,从大家到了小家,最亲最爱的人从父母兄弟也渐渐转至妻子儿女,沉浸在小家庭的幸福中,慢慢淡忘了儿时的家。

今日,姐弟三人竟然又如十几年前一样齐聚在父母膝下,一同坐在桌前吃饭,此情此景,何其熟悉,又何其陌生啊。

原来时空可以转换,全在我们的一念当中。



□张潇从

老头、老太太结婚几十年了。孩子有五个,其中包括一个别人家养不下的女孩,四女一子。老头退休前是警察。老太太早先有工作,但为了照顾孩子,放弃了。他们一同走过最困难的时期。

那年大地震,所有人拖家带口住进广场的大帐篷里,老头是警察,有很多任务要执行,于是只能靠家里一群小孩和一个女人搬东西占地。家里没有壮劳力,占不到好地方,只能挤在帐篷的最边上。那时候余震不断,老太太整宿整宿不敢睡,就怕自己一睡着再少了一个儿女。

那时候还用粮票,家里只有一个人工作,根本养活不了七口人,老太太拼命干,拼命干,也挣不够全家的口粮,日子紧巴巴的。也许是营养不良,也许是累狠了,从那以后,老太太身子就不太利索。

有一次,老太太病危,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,但老太太硬挺了过来,也许为了孩子,也许是并不想死。但从那以后,老太太彻底伤着了,身体再难硬朗起来。

现在,老头退休很久了,就呆在家里享享清福。五个儿女也长大了,成家了,各自有了孩子。大女儿和小女儿在本市,二女儿在邻县,三女儿去了别的城市,最小的儿子和老人呆在一起。除了三女儿隔太远没法经常回去,其他的女儿倒是几乎每个月都带孩子回去几次,不让老人无聊。三女儿每年在女儿放假的时候,也会带女儿回家看看,让老人高兴高兴。

那个时候,老人开心极了,整天笑着,把泡了二十多年的药酒拿出来喝,酒封一开,呵,真香。

今年夏天,三女儿照例带女儿回娘家,不过今年同往年有些区别——老太太刚刚从医院里搬出来,还需要吸氧。

其实没有人来的时候,老头老太太的日子过得非常规律。早上三四点,老头出去晨练,

大概五点多回来。做早饭,叫老太太起床,一起吃早饭。吃完早饭,喝喝茶。老太太歇会儿,缝点东西,老头去趟市场买点菜,回家以后歇歇,这就到了午饭时间,中午十一点就吃饭。中午午睡。下午起床,喝点水歇歇,给儿女打个电话。偶尔有人来串门,然后吃晚饭。饭后老头去湖边转转,老太太看看电视,早早就睡了,生活十分规律。

这次三女儿回家就有一点改变,早午饭后老太太需要吸氧,隔三天去卫生室打点针。

三女儿回来后,老头老太太的生活也就丰富点。老太太和女儿在主卧室聊聊天,谈谈最近发生的事情。老头和女婿在客厅谈谈天,天南地北地侃。一到九点半,老头就去给老太太和外孙女热奶喝,每次看着外孙女喝得满嘴白沫,老头就特别高兴。

老头吃完晚饭还是会去湖边散步,在散步的时候会聊天,老头告诉外孙女他和老太太认识到结婚的经过——他们父母是同事,安排相了几次亲,感觉还不错,于是就结婚了。外孙女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爱,但是她看得出来,从一个细微的地方,老头和老太太是幸福的。

老太太身体不好的时候需要吃药,老太太记不住,老头就找一个小本子,认认真真记下需要吃的药,吃多少,什么时候吃。老头眼睛已经花了,戴着老花镜,给老太太记药名的时候,外孙女蹦着过去,催促着老头快点出去,老头露出宠溺的笑容,嘴上答应着,手底下却还是认真得近乎一丝不苟。不一会儿,老头记完了,把本子放到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,载着外孙女去市场了。

到了市场,老头先转一圈,大体看看有什么菜,再仔细转一遍看有什么老太太能吃的菜——老太太的牙都掉光了,吃不了很多东西,最后再转一遍,货比三家买最好的。

日子,一直这么过着,老头和老太太相互扶持着就这么过了大半辈子,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路有多长,途中风景怎样。